

集部

震川集卷十

明　歸有光　撰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為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分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意之所

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命為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為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為世俗之語而於情終不能自已乃遂勉為之唯江浦為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六合隷於淮陽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為江浦以為兩縣而屬之京兆盖以畿輔重地不當為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為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

爲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顧屈就於此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嫗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䘏財力大屈而斂之不已能知

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效如浦江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顧今天下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即江以南號為天下膏腴今亦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為此今日守令者之責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為天下最者其在君矣

送同年丁騁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選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祇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也龍陽丁君得嘉興

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當為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為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之選為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數十倍于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為當然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

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之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為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趨辦為能民之疾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為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殭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蠹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觀前政有

不以催科為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為大官以去者而其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為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為吾丁君告亦幷以為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先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

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歷貞元以後强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為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盖不為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遂與契丹為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為矣國家今為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為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盖古所謂驍悍不可制

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況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

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為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為先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為真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才為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為君贅矣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凡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為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

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為成都推官余亦為令
越中將别無以為與時贈者惟府為郡司理儒者能道
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
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為謐
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即謐也自
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為至此真聖人之語余
以是為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
之郊嘗慕遊西北顧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

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師令又官蜀中行邛郲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為司理而韓魏公為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為不知已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為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敵騎薄都城公卿會內

廷趙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凛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為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顧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懐之久矣而羡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

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繆於聖人矣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既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為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言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為說創為獨得之見天下學者

相與立爲標幟號爲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迄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暫息而復大昌其爲之倡者固聰明絶世之姿其中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爲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勦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爲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爲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爲尊德性

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為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臯陶所稱直温寛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戸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啟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即孟子之言性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為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為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為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間謁紫陽之祠以瓣香為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此文係崑山刻本常熟本另是一篇

葢既作論道之文臨餞別時又敘情欵耳今并存于後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嘉靖乙丑吾崑山之士試南宫得薦者四人余與王子敬陳敬甫同待選而子敬先有建寧之命便道還家迎太夫人之任敬甫當得内署而余官内外未定然留京師已半載忽當秋候凉風蕭颯起視中庭明月悄然不寐余與敬甫同有思家之感羨子敬之早還也昔潘安仁作閒居賦以太夫人在堂不能違膝

下而遠從役意以為官者妨于養也今子敬榮還又得侍養人子遂志無如此者初子敬辭太夫人嘗奉教不欲其在北云吾少生長京師北地風土尚能識之汝即官南方吾雖老當從汝行而子敬果得今官又子敬之舅雍里公持憲八閩嘗爲女兄道粤中山水之勝太夫人所熟聞今遂南行之志將徜徉武夷山水之間不減安仁版輿輕軒之奉也漢雋曼倩爲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其

子多有所平反毋喜笑為飲食言語異于他時亡所出即怒為之不食故雋京兆為吏嚴而不殘子敬之奉太夫人以孝道率先閭人而其治獄内奉慈訓必能不媿古人而太夫人亦將遠與雋母流芳名于百世矣子敬之行敬甫與余出餞崇文門別而為書此是歲八月朔日也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

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予凡序之為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予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盖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為言不一然皆為政之道而于為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而不能愛人其為猥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為能吏能吏者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熇然衆人以為美而天下之

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爲灘爲漩爲瀾爲波爲潛爲澌爲沱爲洵爲沙爲潰爲洏爲氾爲淪爲涇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爲道而已至於爲栗爲立爲恭爲敬爲毅爲溫爲廉爲塞爲義爲平康正直爲彊弗友之剛克爲燮友之柔克爲沉潛之剛克爲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楊學

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為九卿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于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以情骫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

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教令而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僞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强藩不軌蠻夷竊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陲多警唯江右晏然以是爲予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

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爲然也崑山刻本篇首作序之由三十三字皆削去篇中遂無照應今從常熟本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即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爲地者率置之蠻徼

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為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縣大名之元城元城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為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為治而余以為令之為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為人牧牛羊為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緩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

芻水草紖放之事不使之為也而煩為之使苛為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官之上者今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子達方有志於為民而為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為者使之得盡其為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望焉且以告其為其官之上者也

按紖與紖同丈忍反牛系也周禮封人置紖注着牛鼻所以牽

牛者常熟本誤刪此句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大夫其重古矣蓋亦必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為郡縣縣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為少吏是知令丞尉皆長吏也夫令為天

子親民所為臨軒顧問者墨綬進賢兩梁冠其選即為州牧刺史丞為其佐亦不輕矣今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令又往往恣睢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簡丞効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于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為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今往為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為人謹厚往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

余觀郡乘自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樂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仇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恵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為酹酒於三清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鼎新此觀願天予之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即文高也信知古稱禱於神而生者良有之今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毛君之

為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駕部吳君之先憲副公與吾郡陸生鳴鑾之先大夫同在嚴郡有寮寀之舊陸生是以得從君遊君將以考績北上陸生為君請贈行之辭且致君之意甚勤余固鄙野之人又不閑于世俗之文其何以辱命然聞君之髙誼久矣況其情之惓惓烏得無言已乎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

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預掌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翊衛皇宫盖古先禄勳之職領五營七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輦車乘郵驛廐牧而已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斂百萬之師于神京國家晏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邇者營卒羣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

之久則憤憾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于是欲求其情而加慰勞之彼方自以為得而安于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於習彼以其一旦憤憾之氣而狃之以為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為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囂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囂矣撫之而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之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

不起于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釀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横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楊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為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脇而會昌之政稱美于世葢天下善者能制其機竊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決僥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已

此所以可慮也陸生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蠹敝多所釐革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以為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贊於廟堂矣余何詞以助之哉崑山刻本妄删八十餘字今從常熟本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為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為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于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

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于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為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盖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茍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雖五伯之辯孟子以為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茍至於自鬻雖五伯

之業不可為也由是言之士之欲託於功名而茍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為令江南入為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

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與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與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與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為諫諍之臣天子既嘉奬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盖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

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與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其自念方俳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賛與叔之行顧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為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

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為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于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齒序屬于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于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為輔相育材之地于天下之事一無所縈其思慮使之虛靜純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于諸子百氏之說古今

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為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髙第入則同館出則聯轡其氣冲然如有所不足其貌粥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自知其地望名位之崇可以為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佘先生于其所取士與之處未甞不䣕䣕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恐其不可及也所取士于先生之去也悃

惘乎其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為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于陸公以為其門人可以無媿予久困于試而特為先生之所識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尋常兹不敢具述者盖為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纎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為召公猶召公之自為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為髙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髙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為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為哉然使其心有纎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為髙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

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為送楊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為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為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為不可及吾猶以為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為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為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

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為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為不異往時為給事少年鋒鋭之時亦可以稱為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呉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

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嘉靖癸丑之春余與子雲北上自句曲入南都渡江時北風猶勁千里積雪過清流關馬行高山上相與徘徊四望而歎息至徐沛間水潦方盛流冗滿道私心惻然以為得作一令寧使夫人至于此而子雲為人寬厚有度居鄉時人多愛之行役所至視頓舍食飲不自取便

利四方之士與會逆旅中飲酒別去依依有情予以是識子雲之賢蓋同行者四人而子雲獨登第明年得袁州之分宜議者以分宜為令宰相之鄉求其為令者咨訪數日得子雲於四百人之中子雲所以副其望者亦難矣古稱江湖之間山水清遠民俗敦茂易以為治不知今與古何如而獨知子雲所以居鄉與人者以此心推之為令無不可也夫宰相求治其縣而已縣治而宰相之望慰矣外是何求哉今世民俗吏治益不如古嘗

願天子與二三大臣留意郡縣慎擇守令庶幾有反朴還淳之漸聞之長老云往者憲孝之際禁網疏濶吏治烝烝不格姦盖國家太平之業比隆于成康文景之世者莫不于此時令之文吏一切以意穿鑿專求聲績庶務號為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如豪民武斷田稅侵匿所在有之令則芟夷搜抉殆無遺力吏之與民其情甚狎令而尊嚴若神遇事操切畧無所縱貸盖昔之為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為

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可以思其故也已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寘寘之功子雲之道近之吾懼其以為居官與平昔異而稍變易其度故于其行而勉之且以為天子之大臣非私一鄉盖舉子雲以風天下使天下為吏者知其意之有所在也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昔陸子潛先生在黄門論奏多所建明而文章一去吴

中靡麗之習要歸于古雅以余之鄙拙亟為先生之所稱許顧恨不獲一日從之游而其從子嗣孫于嘉靖十九年與余同鄉薦数相從試南宫又数屈于有司相憐也長洲之陸文學功業往往有聞于世嗣孫號為其家才子弟宜得顯仕而今年以親老謁選天曹出宰湖之武康太湖浸匯三洲湖州與吾郡皆瀕湖壤界相連即古會稽一郡之地武康又其州下邑僻在河澳嗣孫為令于此不離鄉郡莅治之餘得以奉其尊君汎舟三

萬六千頃之中曲隈迂嶺尋仙靈之所棲採芳擷甘歌舞進觴以為歡豈不足自適哉夫人之所處無問其所之要以貴于能適其意意茍適則凡所措置精神丰采事無大小必得所處其或不然而徒欝欝以居何異羈騏驥而檻鳳凰也其能有所為乎今世仕者其親在數千里之外何以一日安也嗣孫既得奉其親而優游徜徉湖山之間吾知武康之政宜有以異于人矣同年中如嗣孫者葢少又余之所感而嘆者也

贈俞宜黄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黄卓魯無以過夫龔黄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黄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為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為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

何益也予識宣平俞君君為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為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為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燬于兵君為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令之所以為吏課者君獨汲汲為之無不辦治至其為政又持平恕則令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過焉夫縣之士大夫為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

撓法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黄之仕者盖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為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娟嫉傾排者多以故毀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與君相雅愛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

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黄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别書以為贈

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

天下之治恒係乎人情之達與不達舉目前之近人之所共知獨蔽乎其上而有不達者則四海之内其所隱覆者何限古者盛治之極至于鰥寡無盖況于其人近在於目前者乎今天下之官一命皆總于吏部以數人

之耳目欲周知天下士人之衆則人才不能自達者有矣其俛首而莫為之覺遭誣而莫為之理者有矣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凖人綴衣虎賁嗚呼休兹知恤鮮哉夫常伯常任凖人固其重者至于綴衣虎賁亦加知恤此周之所以盛也太倉王君以太學髙第選為上林苑録事九載陞南京光禄署丞尋有人欲得其處者亦選為署丞以逼王君是時王君先入署已三月無除目不受代其人乃復從吏部得淇州同知之檄予王君乃去

而代者從後媒孽之以考察當調王君于是家居久之以今年赴部冢宰知王君之究業已在調例乃除為福建按察司知事知事于州倅品秩為降然衣冐衣自郡守二千石皆與抗禮于外省為清階盖吏部之直王君者如此王君家世科目顯貴為人有才藝歷上林九載以最陞為太官三月以過謫此人所以為王君不直者也而天子之大臣乃能知恤之可謂不遐遺矣太倉實吾崑山故境而王君與余家世有姻好今年其從弟一誠又與予同舉進士用是

書之以寵其行且以歎今世一命而能自達于上者如此也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昔余初來京師見前輩長者言吾縣風俗之厚時邑之縉紳在列位者至與大省埒毛文簡公為大宗伯朱恭靖公顧文康公皆在翰苑然凡同鄉之士自九卿下至六館學士與諸從事有秩者在京師遇有鄉邑慶賀皆聯名敘會不以秩之高卑相别異葢謂余時之所見固異於前矣今數年來諸公皆已謝世其居顯任為京朝

官者已落落無復往時之盛而鄉曲之誼亦不能無少衰也今年余幸登第同時舉者三四人皆相勉以厚道易風俗而余友葛秋官誠源張給事虛江皆敦尚髙誼於鄉曲尤厚於是周君漢卿以太學生調北城徼循之寄諸公皆往為賀又徵余文為送之赴任而親友陸小樓亟來請因為序之君少有美姿為膠庠之秀陞成均歷事憲臺官長與其同舍皆器之為人温恭孝友又諸公之所敬愛非特鄉曲之私而已是為序

送吴祠部之官留都序

凡為天下之用必資乎賢與才國家之所以孳孳而求之重禄高位以待之葢為此至求其實乃有不然者士而果賢與才必將有以自見而蘄稱其職嘗不得同乎已者而值其異乎已者以此天下之真賢與才未有不罹讒搆者也其大者為輔相卿佐近者為郎署諫諍獻納之臣為岳牧州縣果有所負則必遭顛躓其所負愈大則顛躓愈甚惟不見其賢與才不求稱其職也混混

而已世必争譽之其爵愈高其禄愈重安行順利之途而莫或尼之𫝀自古有志之士出而用世其憂虞困悴時有之至於與世無是非委隨循俗終其身安享禄位者比比也孝豐吴侯舉進士司理建寧召入為祠部所謂以賢與才自見者於是有州倅之遷其在吾州風厲震踔炳朗宣燿威愛行于一州尋有郡倅之遷威愛又行於一郡如是其賢與才之可見者宜乎不能久安於朝也雖然今天下治平庶政頗號嚴切惟獨銓部之謫

調猶持大體侯雖外補然若吾鄉之州若郡皆畿輔重地才賢之高選非古遷人之比余觀唐史自中朝出為外州多在嶺海絶徼之區至終其身望還而不可得其有量移者皆謂為曠蕩之恩今侯為州郡一歲中三遷遂復入郎署則朝廷之用人寛大愛惜天下之才賢其又異於古矣故嘗謂士之用世不挫抑不足以見其賢與才稍挫抑矣旋復大用以此知朝廷用賢與才之急也余於是樂吳侯之升也侯為吳與右族再世登朝籍

父兄皆為顯官侯方以盛年繼武而起居吴不久而吴人咸懐之予友潘京兆與侯之兄憲副君嘗為東郡屬侯在太倉感侯之德於侯之赴建康也故邀予為序

贈石川先生序

昔周成王之時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曰予惟曰襄我二人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重雖其老而欲去而不得遂其

去如此故禮有七十致仕之文盖精神血氣有所不逮上之人思休而息之非棄之也下之人以其倦而求歸非以為高也至於不得遂其去雖其自留而不以為不潔也後世君臣之際豈可言哉不以其人繫天下之重故棄之而不恤其人亦無所與天下之重故去之以為高夫是以用之不盡其才休而息之不待其年則後世之致仕與古異矣石川張先生為通政司叅議九廟災大臣得自陳致仕先生例未得自陳即上書引去悠然

自放於吳越山水之間世之君子稱其達而惜其以不盡之才當未可以休而息之之年也乙巳之歲先生始六十有光辱以姻末稱觴堂下周覽壁間之文多息老之詞竊謂未盡其意故稱古者致仕之義以為言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代作

昔孔子之門人皆輔相天下之姿而以其才試于大夫之家盖由其小可以知其大施於一方而天下可推也故子西言於楚昭王以為王之輔相將帥官尹及使諸

侯無有如顏淵子路宰予子貢者以孔子據有土壤而子弟為佐可以王天下盖皆嘗試于其小而知之也後世循吏之名始自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倪寛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飾吏治天子器之仲舒自引去而弘寛皆至三公其後公卿有缺必選所表郡國守相有治理者以次用之至如東京卓茂劉矩之徒無不位至三公即其仁信篤誠感物行化真宰相之器也吾同郡劉侯某舉進士為温之瑞安自士大夫至于閭

巷之小民無不得其懽心其所興革便于民者者八事之謠及被召之日奔走攀號塡溢街巷温之屬縣鄰界之民無不至焉則劉侯豈非古所謂循吏者耶侯之召也入為吏科給事中天子亦將以公卿處之矣某以為侯之所以治邑者以之為天下無所不可也然天下之人才亦有宜于小不能其大者黄覇之治潁川是也余獨以知侯之無所不可則既親見而得之矣某為教青田適侯在瑞安之日而瑞安至青田止一舍嘗往來其

縣候館饔餼將饋之禮無不畢給而虛已下士不問于微賤以其之賽拙淪落而待之有加焉其嘗夜辭侯去遊東塔山觀海比明登山則道士已出迓餼饋皆具矣瑞安之學官以公罪當輸金力未能償因其以爲言侯云前二日已爲代輸報監司而學官葢未知也晉史稱麻思還冀州請于王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無留事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猛所爲霸王之器以此其以是知侯之才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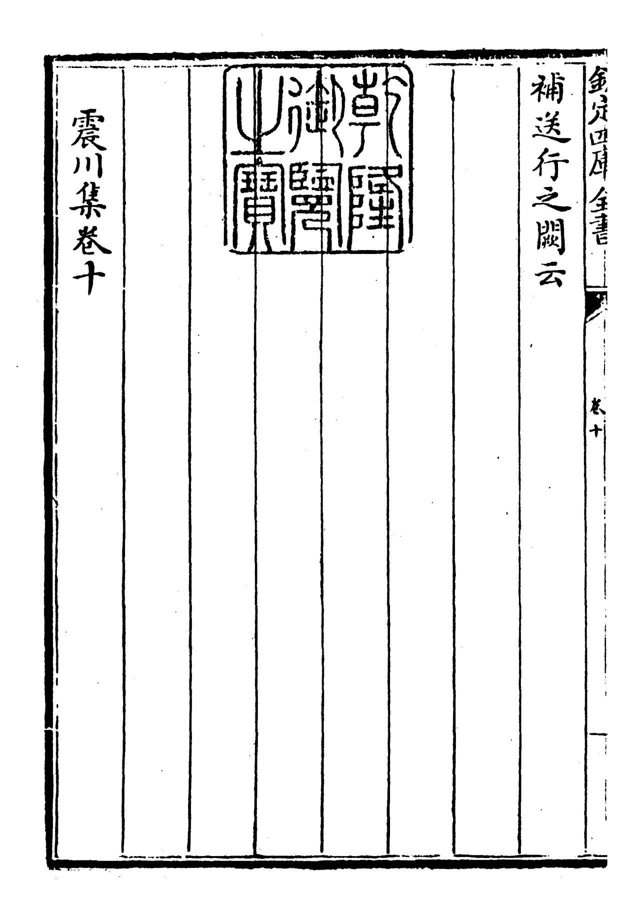
古人可以無愧嘉靖三十七年春侯請告還家其適有南太學之命侯未幾尋北上因書此以贈其行盖自以為不獨侯之知某而某之所以知侯者尤深也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將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

都察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廡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廡甫卒於鄆州以余之無似不足爲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追廡甫之没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蚤暮不可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問黄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遡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迹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藩省之富與夫黄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

汝積旦夕游焉且以温良淳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於天下其大者樹勲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或有累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官而仕未有逾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相與共歎庶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為序以



補送行之闕云

震川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董犨彤

震川集卷十一

明　歸有光　撰

贈送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吳之東南其屬為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

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挾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與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葢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為州猶存四之三葢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為之僚冞書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于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為丞

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予文以道其行予于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為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甞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鋐者有吏才後去為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有成不聞則予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至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

侯之行也予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予之侯之行也予勿復言也予將立予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為榮惟其所至有恵澤及于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令名垂于無窮此其所以為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君子能以

道得民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語之美其還
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
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
報公滿歲且去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
留于是幾及三載始改命提學于南畿葢巡按御史無
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
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
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慕如此可以為榮矣國家貢賦

仰給東南異時承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歳島夷為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地數千里閭剽掠一空歳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為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賄聞蠲賦之語往往相顧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蘇松歳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衽席之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給而已若如議者拘攣之見非惟税無所出將盡敺柬

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賦而已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于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倭寇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為政寛大不擾受命分閫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天下兵聚海上狼廣粤僰之人絡繹城下無不斂戢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公去吴之明年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志作頌一首以謂古詩三

百篇作者皆不自序序而有待于卜氏之徒故屬其序于鄙野之人云崑山本作周御史保障江頌後跋小異更有頌辭今從常熟刻本

贈熊兵憲進秩序代

鏡湖熊公初舉進士受命守太倉州稍遷為吳郡别駕尋升太倉兵備僉憲今又奉璽書有憲副之擢自筮仕迄今為方面幾及一紀官凡三遷而不離太倉治所太倉舊崑山沿海之地前代備禦日本惟慶元澉浦上海置戍無言太倉者自淮陽王建海運則汎海之役皆自此

始萬斛之舟雲屯風飄接於遼海當時此為巨鎮國家罷漕事設兩衛百數十年間海外無事惟沙丁醝戶時或跳梁然不踰時撲滅而三吳生聚反依大浸以為天險嘉靖初言者欲罷新建州請置兵備分司朝廷留州而罷分司先是浙省有水利僉憲兼領吳中水利令則併歸於兵備自建兵備而後日本之患作矣蓋若有前兆焉者寇之始至實公為州之日也能以承平狃習之民而捍蟻附之衆城守之功為最而言者欲以微文致

罪然州人愛公如父母故奪衆議而留公於吳及秉憲節以來日率拊循之民而督之以疆埸之事威行惠孚指麾如意椰帆鐵艦飄忽而來潰於南而殲於北者誰之功也朝廷知公聲望日隆東南之寄無以易之故有今日之擢而余獨以為吾民之幸焉天下皆言久任之利而未有行者盖其勢有所不能也公雖為州人所愛即徵擢以去闔郡之民伏闕請留亦未有能從者今事勢相維公乃又為郡為憲司屢遷而不易其地至十數

年勢位日崇無異于為州之日其治於民可謂習矣漢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賊歲餘不克時議遣大將發兵李固以為發兵州郡可任但選有勇畧仁惠能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可責其成功遂用張喬祝良二人卒平嶺外今太守無兵權而武將不與民事唯公兼兵民之任李固之議庶其在此余論國家所以待公者蓋合于古之道有二用是深為嘆息且公内撫瘡痍外嚴扞禦島夷阻隘不能内薄久知為寇之無利亦將自戢矣

余昔承乏汴省而公今官亦系銜於汴有先後僚寀之義邇者屏處林隈公不鄙夷咨訪不倦情分日深於公之遷輒不自揆用不腆之辭以為賀云

送嘉定縣令序

太學生張沛來自嘉定道其令綦侯之賢曰天子有詔徵侯侯今且行矣沛欲有所言而未能也願有聞於子子觀古循吏傳雖異世猶慨慕嘆惜惟恐其紀載之不詳況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吳為東南大都而

嘉定邊海疆土最廣號稱壯縣吏是者非强明仁恕不足以爲治然前此數有賢令弘治以來廟食者多矣今侯又賢如此豈其地然耶固予所慨慕而歎惜者而沛言侯之治行其大者有三曰往者颶風大作海水飛溢平地數尺瀕海之民蔽流上下死者千數侯甫下車恤其餘民俾有寧宇其賢一也一二小醜負險逋誅出入洪波肆行鈔掠嘉定去海不半日可至無堅城勁卒之捍而不見侵犯其賢二也歲饑民貧逋負日積使者督

責相望於道父死而誅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笞掠瘐死流離困頓所不忍言侯能操縱有法賦辦而民不驚其賢三也予以爲沛所言者其二者一時之變其一則此方之民無窮之患也侯既能恤之於爲令之日令去爲天子耳目之官天下之事何所不可言者東南財賦之區國家取之將二百年矣譬之人少壯有力嘗勝百鈞之重迨夫羸老疲敝猶以前日之任驅之未有不絕脉而亡者今三限之法責之一時數年之負併於一歲可

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十百萬以予民乎此踰於增戍益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沛也以此言於侯可也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國家混一宇縣版籍所隸延袤萬里三吳之民獨以區區一隅輸天下財賦之半昔之守土者嘗一抗疏爲民請命于朝宣宗皇帝慨然下詔減省舊額然議者猶以當時建議不能大有發明使曠然一新以見治世均平

之政有恢張不盡之歎其後吏胥緣以為奸民賦日倍於其舊而主計大臣執議牢固雖有水旱螽蝗螟蝝之災輒拘成法未嘗肯減上供之數比歲敵騎南侵廷議以運餉不繼督通之使相望于道是以為令者尤難焉上之不能遂其求曰何事我而不承我也下之不能勝其求曰何撫我而不恤我也於上易以罪於下易以怨令之難為從來久矣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吳之屬邑有八而嘉定最廣然瀕海而土瘠地廣則賦繁土瘠則

民疲以疲民供繁賦尤難矣順義張侯由進士出宰茲
邑處甚難之時上勤而下撫事辦而民和又能以其餘
力興學校浚河渠繕宮館飭武備期年之間百廢具舉
非有愷弟之德通敏之才何以克此於時侯將入覲是
行也天子舉考績幽明之政用進律增秩之典侯之承
恩詔被光寵也必矣余門人李巢以縣父老之意來徵
余文以重侯之行余非知文者先是憲副張君為贈行
詩既俾余志其末繁蕪之詞何足為侯瀆也而其之勤

懇終不能以辭復為序之蓋亦所謂樂道之者不一而足云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江南諸郡縣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饒然征賦煩重供内府輸京師不遺餘力俗好媮靡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儗于王侯故世以江南為富而不知其民實貧也其俗選

蝡畏避科條以保身全家為念故其事天子之命吏尤恭順號為易治而吏于其土者必進士之才良者得之然率不過一考即遷以去數十年來江南之俗與其吏治如此嘉靖丁未南昌朱侯舉進士得吾崑山庚戌朝京師治行為天下最其秋吏部之徵書至于是將行崑山之民樂侯之賢而恨其去之速也侯以通敏之才知民之俗而不逆其情故其民尤易治雖然俾假以年歲寬以繩束與當世之士大夫切劘治體講求方畧深知

其積習之故而力變之于以推于旁郡民之敝可振也天下之患譬之于人貌美而中病飲食言語猶人也其外魁然而實有不可測之憂今江南是已以數千里彫瘵之民當奢踰之俗上奉無窮之求而吏數易之吏如吾民何哉國家漕輓數百萬貢賦所出天下根本大可慮也有光等與于南宮之試親見天子黜幽陟明之典所以風勵天下者退而考侯之治而知其所以然于其行也恨其不可留猶以江南之事望焉詩曰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言君子為民父母之心不忘于朝著之間其崇論竑議足以固基本垂休光也又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諮諏皇華之使臣于行道之際尚欲得民之利病而咨訪之以告于天子況侯親民而深知其弊者于是為耳目獻納之司有可以賛廟謨而裨國論必不能忘吾江南之民矣

送吳縣令張侯序

今之為吏者以才智自馳騁趣辦于簿書期會之間若

此可謂能其官矣而未及乎愛民也溫良子愛知人疾苦務于蘇息而安全之若此可謂愛民矣而未及乎待士也待士之禮其軼已數千年自兩漢循吏有稱于是者蓋少今世之士一出于學校科目國家品式具備吏奉行之低昂上下委之自然之繩墨禮之所加以為其所固宜而吏無特以待士言者其間時有所崇奬延進必其人已有名聲足以自見不然雖子思孟軻之學呂望伊摯之能許由伯夷之高亦泯隷之而已矣奴僕之而

已矣噫士生于今之世不出於學校科目無名聲以自見豈不悲哉其東海之鄙人也屏跡于田畝之間以其耕漁之暇稍誦習古人之書有所感發亦復摹倣古人言語以為文詞而未嘗敢以示于人而當世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士大夫之賢不肖雖非所及而時或有動于中嘗聞吳邑侯張先生之賢自吳而風海海濱皆曰是令之能其官者也是令之愛民者也而其無因以望見焉今年以老親之命應試于郡城先生見之于途而哀

憐之呼與之語而索觀其文為之進于有司而其意猶歉焉若有所不足者慨焉若其力有不能自致者惻惻焉若有不忍棄者夫士之處勢固世之所賤隷而奴僕者也非出于學校科目有聲名以自見又無相過之素而先生待之如此惜施于某之非其人也假令之世其賢有篤于某者先生所以待之者可知矣適先生以考績至京師某固猶在于賤隷奴僕之間無以為國士之報于其行也士民多誦其德美其獨致其私于己者盖

先生之用意乃出于數千載之上持以事明天子真大臣宰相之事也此文得之汪計部茗文藏本題稱送貫泉張先生序文稱某而不名據自序不出于學校今按先太僕年二十為博士弟子若以未弱冠之年非宮牆之士于鄰縣令長之考滿輒為文以贈行近于上交之謟太僕不為也當是代人作莊識

贈張别駕叙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山之陽邀侯為一日之懽盖莫不戚然于侯之去者噫人之

相與有歴嵗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嵗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為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為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

適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獄朴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僅見於里巷之歌謡盖孔子之删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絶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為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

即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俟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偬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緦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為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鈎取疑似之人以為賊諜而屠剹之蓋冤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為令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漑于物豈有涯哉夫

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朞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爲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太府思翁黄公序

太府黄公由省署來守吳興朞年而百姓服從其教令有君師之尊有父母之愛於是歲之七月二十有八日當公嶽降之辰郡之士民咸造在庭爲公薦萬年之觴有先爲其屬邑之長城且當代去而邑之士民以有光

尚有一日之留其於事上之禮尤不可廢咸叩頭以請遂於是日率吏民從六邑之長拜賀於庭余觀於吳興之士民意其猶有古躋公堂以上壽之風也惟仕宦以治民為難而俗之美惡劇易尤有大相什伯而不能以同者至論所以治之不過剛柔二用而已然二者出於人之性有不能易者自臯陶言九德而周公亦云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之剛者不能抑而為柔柔者不能矯而為剛惟有常之吉士用之則無不宜自昔聖人之

世人才之偏已如此亦期於治而已太公伯禽同受周公之命以之齊魯而其所以為之者遂逈然不同而其後二國之治亦以大異然當齊魯之初豈不皆謂之同沐聖人之化者也前漢治民如趙張三王黄次公龔少卿薛贑君朱子元之徒皆卓然有聞攷其行事何可一槩而論乎獨怪梁相州初以惠愛為先當開皇廹急之時遂用不能見譴及再請為郡即以一切立名聲豈不謂之詭遇而獲禽者歟今公為郡如相州之俗而獨處

剛柔之中不見攺為而民情大服其賢於古遠矣有光不佞二載為吏往來苕霅之上仰卞山之高緬懐蘋長公之高風邈不可追兹乃得賢太守而事之不幸遂遷以去方已決歸田之計有光家在姑蘇而姑蘇本與吳興為一有光自此雖不得奉承教令為公屬城之吏而歌詠太平尚得為公擊壤之民也因為之序云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梓潼蒲君以太學上舍選授吳郡幕官會崑山闕令使

者檄君來攝縣事未幾代至君當還府縣之士大夫送之君為言崑山之俗易治民有爭訟可以數言而決無深隱不可測之情惟賦稅號令繁難能釐整其法而取之以時亦不至於病民而巨室大族無驕悍難使之害君之言如是先是崑山數更令令輒以其俗為不善惟南海盧侯宁為令未期年而調去盧侯蓋不得志于此者也至其去為他縣及還官於朝未嘗不稱崑山之美士大夫以此服盧侯之平恕其後上黨任侯環李侯敏

德山陰張侯牧皆以别駕来署縣三君者或以廉靜或以通敏或以寛厚皆有德於民者也故三君之去其稱崑山之美如盧侯令曰難治者謬也嗟夫民之望于吏者甚輕苟不至于虐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塗無不蹶而趨奉之者今則不然徒疾視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盡戕之惟恐其不勝民俛首不敢出氣而閭巷誹謗之言或不能無如是而曰俗之不善豈不誣哉蒲君為縣僅兩月庭中常無事及新令之至民夾道觀者皆曰

願得如蒲君足矣故曰縣易治宜蒲君之有是言也余故樂為之書且以告凡令之為令者

贈司儀楊君序

吳之屬邑崑山最大異時割縣之東以建州則濱海膏沃之壤敦樸之民多歸太倉而縣以貧敝嘗有言于朝欲省州還之縣事寢不行楊君又居州之最西今猶與縣為界蓋自建州至今僅六十年雖為州常不自忘其故其民皆曰某縣人云崑山俗號曰玉山故君自號玉

溪君家世力田雄于其里嘉靖戊午奉例至京師得楚府司儀以歸沈生大受以其妻之兄弟乞贈言于予盖道君之所以榮朝廷之賜也予聞而善之爵者天子之所以馭天下之貴天下之患在于不知爵之為榮夫不知爵之為榮則天子之權輕而天下之事莫與為也士受一命之寄無不自貴而氣埶赫奕望之可知天下孰不知爵之為榮也夫此非能直知為榮者也藉此以加于人謂為巳之能而巳矣不知為君上之則也故詡詡

焉恣其欲而已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問也上之所以爵吾其誰思之也若是則古謂素飡謂之竊位而豈所謂榮者乎是故苟冒貪競而天子之爵愈輕由此言之士誠知一命之榮則有不可苟者矣楊君登田里為王官然未有真禄秩也視世之受命者其責為輕矣然君獨自以為得之之榮而不敢輕上之賜也如此使世之有爵者皆如楊君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力以為而中國無事四夷不交侵矣

送顧公節北上序

漢世祖命桓榮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公卿間數奏經書未嘗不加賞嘆當時儒者尊寵莫過于榮其後累葉皆以榮任並至顯仕他如魯陽蔡陽咸以授經封侯傳世漢之崇儒重道軼於前代矣今天子嗣位之初太保顧文康公昔在經幄公音吐弘亮奏對詳明每當進講天子竦聽時上方鄉學御製敬一箴五箴註皆自公發之嘗以冬月講洪範未終篇雖祁寒不為撤講其後公

每進一官聖諭未嘗不以講讀舊勞為言盖上之好學崇禮儒臣終始不倦如此公之家孫以公廕奉符璽幾二十年位至卿少而公節以公曽孫復以經筵恩入胄監今將謁選天官盖國家之于任子其法視前代稍狹惟獨加惠于帷幄之臣況公尤上所眷注者公節兹行天子見公姓名思念舊學肯以常調處之乎公節年壯有意氣顧自以輔臣子孫當以恩澤進不欲與書生爭一日之長今天下所在列位皆科目獨禁近環衛持橐

簪筆多勲戚與公卿大臣之世冑一日天子臨朝左右顧視無非所謂親臣世臣者祖宗之用意深矣公節行矣其亦無忘前人而以忠孝事君也哉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海寧徐先生與余相遇於禮部懽如平生交别去十餘年先生隨調州縣厭簿書之冗乞改教松江松江去吾邑一舍先生在官四年而余不知也會以試事至吾邑始得相見道故舊而先生已有國子之命且行矣程生

大猷乞文以為贈竊謂科舉之學相傳久矣今太學與州縣所教士皆以此也夫取天下之士列于庶位以共濟斯民宜無用於今世之文者然而國家損益百代之制固以為無出於此蓋欲學者深明聖人之經意以施於世而已至于久而天下靡然習其辭而不復知其原士以譁世取寵苟一時之得以自負而其為文去聖人之經益以遠蓋自今天子御極以來輔臣每以文體未復為言詔書屢下風厲學者有司不知所本務變其末

流此所以愈變而愈不能復也夫科舉之所為式者要不違于經非世俗所謂柔曼骫㛹媚悅之辭以為式也昔張大寳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當時以為得體歐陽公特著之五代史今以柔曼骫㛹媚悅之辭以相誇而以得者驕其未得者以此為格此歐陽子所以嘆也南陽成誼叔欲應舉而郡先輩無

爲進士業者誼叔乃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過於史漢韓柳科舉之文何難哉誼叔竟以取進士爲當世名卿嗟夫誠使學校之官修明經史而畧其末流使士不求准式于五經四書史漢之外天下士風庶幾少變而人才可觀矣先生嘗以經義倡導松江之士余故以斯言祖其行閒今官于太學者多余同志之士其併以吾言告之文從鈔本與常熟刻小異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吳越之地瀕大海天下無事二百年宴然靡犬吠之警百姓反若依海以為固不如三邊歲有烽燧之警揚州蓀疆古之所謂天地之中莫能過也承錢氏據土宋室偏安之後皆以錢塘為國而皇家定鼎建業浙為首藩都邑之盛物産之殷富天下稱杭州云自頃承平日久海防廢弛島夷乘風迅入寇則杭常被其患乃自獨松嶺入四安以趨金陵自華亭澉浦則軼於蘓常之境而江淮之間無不騷動杭於寇最逼而首當之故建督府

調天下兵四集其境則行省之務劇於往時百倍矣然自使以下有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實前代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之職皆方岳大臣總攬大綱而已凡行省諸務不得不責之于從事非其才賢莫克任也故從事而能其任則使以下常逸而省之事無不舉從事而不能其任則使以下常勞而省之事或不能無廢墮唐制皆大臣自辟而後命於天子或者以冗從視之不可也況今浙省時事之難乎吾邑柴君秩以太學上舍謁選

天曹而得此官君平日未嘗出門與人居終日恂恂然昔寇犯鄉邑君獨率諸少年登陴下視圍城之賊連發數矢皆應弦而倒人始知君有可用之才今内外文武大臣孜孜求才之日士稍有以自見者多得不次之擢此君自砥礪立功之日也君之先大夫黼菴公為南京兆會太廟災與兵部侍郎顧公珀太常穆公孔暉同時罷去議者惜其不能盡其用公之厚德宜有發於其子孫者矣

送陳子加序

昔余讀書鄧尉山中於郡西太湖邊諸山無所不陟惟獨其北陽山大石聞其勝舟行時過之而以不得登為恨大石傍有陳翁居之生平不知城市官府其容頎然有太古之色而其子子加乃以文學俊秀遊郡邑薦於鄉書然子加之誠篤猶翁之風也子加與同縣殷一清每出入必俱一清之誠篤猶子加也每計偕二人者必同舟而吾邑陳子達與相善蓋三君皆以嘉靖已酉膺

薦數詘於南宮而予之被詘尤久每下第還三千里三人者舟相先後予時與子達同舟時相呼過從也歲歲逾淮渡江而別今年天子欲親貢舉之法思得敦朴有道之士則一清子加宜褎然首選而竟落第余幸叨薦而子達就調元城一清方待舍選子加以乞恩教饒之浮梁余與三人俱在京師南薰街寓舍相近雖一時聚會然自此當離析雖子加與一清無時不俱而今亦異鄉矣念欲如往時下第舟先後相呼過從不可得也於

是陳翁年七十子加之乞恩為禄養以此子加將赴浮梁過吳歸拜其親余以是序而送之且以為翁壽云

送王博甫北上序

吾崑山雖吳之偏邑而人才在前世知名者不少如范至能衛清叔其遺蹟至今往往可尋然欲求其子孫有不可得者士大夫之家能使詩書之澤久而不絶者葢寡矣宋左朝請大夫王彦光先生有名紹興之世迄今而其後裔猶存當國初朝廷重育士之選州郡學每歲

入貢廷試入太學選與進士等高者多為九卿朝請之後按察司使俊伯以貢為監察御史高皇帝命署都御史事親題其名於殿柱其後歷官陝臬俊伯孫秀水博士以布衣遊京師當憲廟時客樊都尉所與館閣諸公賦詩倡和以博士歸老於家如吳文定公王文恪公皆與交善多為其家文字博士年九十餘與予外高祖夏太常有姻予少時博士以篤老尊行邀予至舍出其孫拜之即博甫也博甫為諸生久家日益落又不利科試迄今

乃以年貲入貢予昔嘗貢禮部試奉天門時張懋恭行

歳貢舊法頗有選爲尚書屬及御史者然流俗終以賤

簡末幾法復變令少師徐公每言貢法當復祖宗之舊

尚未有行而博甫適徐公當國之時必有峻拔如乃祖

俊伯之爲者不然亦當爲郡佐縣尹或調博士乃如祖

秀水之爲者博甫於王氏不絶如綫之緒又將起而振

之夫賢者之後至數百年而後人猶有知者視其餘諸

公泯没不傳則余於博甫之進爲王氏幸多矣於是博

甫戒行縣大夫為之勸駕博士先生與諸生為祖道而

而予為之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籍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狡卒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馬頃歲乃敢陵斥州縣浸滛疽食濱海之區為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葢承平之久禁網濶而武備弛也天子當宁太息者十年於兹矣疇

咨海内妙選守境武畧之臣於是定遠戚公以世冑任
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之寄先是兩浙之氛
稍息而蜚集於閩海莆陽之境剽掠殘甏郡邑爲之丘
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
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人
懲往歲之害人人惴恐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
餘賊奔潰温陵公方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黄
譚公以中丞居提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爲廉訪使運籌

協賛之力為多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障侯之寄提書亟閩私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葢江淮閩浙首尾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鄰境相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胸中之奇又自以虛庸謬當重寄懼不教之兵不足以應敵方求貙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即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鼓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古之

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蓋伏而未見

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飭令邊帥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出焉王靈所加海宇清宴將書勲太常被河山帶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為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奬序

今制御史監郡奉詔條無所不問尤莫先於察吏治得

失登賢顯能去其治行無狀者然率一年更之蓋其職以廵行糾察爲事馳驅咨諏懐靡及之志計一歲中部内之賢不肖亦可以周知之矣自頃島夷入寇江海之間數被侵掠御史餘姚周侯時按蘓松於兵戈倥偬之中拊循勞徠甚得民心民詣闕保留之至三年始被命督學南畿夫三年之間其於所部吏知之尤宜詳也邇者周侯既得代之留都甫視事即下書郡邑旌奬賢能縣學博士宜春袁君獨首被之近年以来州郡所監臨

御史無慮五六人他御史旌奬常易得惟巡按御史自非為治有聲跡卓異者率不易得其得之者不踰歲而徵書至今周侯臨部既久復為督學督學位望又在諸御史之上其於教官臨之尤專則旌奬之尤不易得侯之所以有取於君者宜非苟然而君之所以得此於侯為甚難宜乎人之望之而以為榮也於是泰和王侯以郡丞署縣奉御史之檄以羊酒綵幣至學行事諸生四百餘人以為此盛典也不可以無序列狀來請於余余

以昔倭賊内訌孤城幾陷君與化州張君率兩齋之士登陴禦守時縋城請兵斬馘殲敵多出于諸生之中又勸勉士大夫捐金出粟以給守卒城賴以全諸生被掠無歸栖之學舍遍於廊廡之間上其名於督學賑䘏之常時有司仍踵敝風於學校多所簡外君知其情有所屈必反覆言之無不得直士或貧居郊野經歲不至亦不以介意至人情事變立談之間無不洞悉由此言之非獨為儒官施於吏治亦有餘地矣盖御史所以奬之

者如彼而諸生所以稱之者如此夫官無崇卑以得行其志為樂袁君之能獲於上下其於仕豈不裕哉予是以書之

贈醫士張雲厓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為史者槩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予頗疑其非經世之要欲為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

令上士為之下逮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為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令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為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未之或聞其或有稱于一時考其實不逮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可歎也哉嘉靖已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以為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厓世

為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為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
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滾滾治人生死立效正德間
巨璫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
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
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
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嘗為天下第一世

有顯仕國朝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罪不敢出仕長陵之世吾祖先以人材舉猶不敢應命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高貴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馬出入馳騁為樂不思仕進吾曾祖始以諸生登科為吏齊魯之間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然余試南宮久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大宗伯王公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曰非爾之族乎蓋以余之族姓單而吳中之歸無二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

入賀而柏泉叔方爲大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
官尚醫蓋於是而吾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
諸弟方治進士業昔海虞章大理其父爲侍御而大理
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爲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貲爲官
先是章氏治宅畚土獲五鱔其後侍御五子皆横金帶
協於五鱔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吾叔之諸
子殆將似之以此爲尚醫賀且祝諸弟婗美章氏而石
塘弟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

因為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守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葢孝肅皇后以其弟為僧故為太后時建此寺憲宗皇帝雨制碑記順奉母后之志也舍于寺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為兒時好出遊嘗出不復歸家亦不知其所在太后自未入宮聞已與其家不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太后

亦若忽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夢覺相與言后同即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為僧時為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為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后不能強厚賜之英宗晏駕太子即位后為皇太后出内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刹也今為大寺其西伽藍殿猶存云孝宗時太后為太皇太后為立護勅碑碑所載莊田

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僧衆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隆慶元年余入覲來見道宇尚披髮後三年來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為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内外凡為其教者皆來為道宇賀而道宇之徒師昂為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孝肅皇后在慈宫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英廟

以來外感愚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為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為贈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予昔年讀書吳郡西萬峯山中舊有大藏經在佛閣下間往觀之因得盡見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法蓮華經維摩詰諸上品皆畧究其大旨雖數萬言不過一

二要言而已而支辭漫說若此之富故知佛教之東來此佛之衰也摩騰竺法蘭之徒之罪也自是數喜與其徒論說空理求第一義諦又欲廢五千卷而後止安亭居崑山之東境有菩提寺其長老名德坤者予數見之亦以是語之云嘉靖辛亥予因悼亡為延僧誦經取其疏觀之往往懺罪求神之語蓋布施持戒之說下矣而又如是失適遠矣因以為亡者之心與佛之心一而已即輕舉遐覽乘雲御風逍遥於兜率之天豈有所謂三

道六趣云者於是悉取其語而更之直著此心達之空王而無作使世間有佛即其理如是長老唯唯率其徒誦數十晝夜予葢恍然真見珠宫貝闕生天之處矣念長老之勞無以為報會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其初度之辰里人相率以花果供養且持文卷謁予為文以序其事予不能文也因思法華經第一卷千萬億種供佛及僧則不腆之辭為亡者供佛及僧可也遂序其所以與長老之說又歎吾里土瘠民貧歳荒賦急流冗日多苦

提寺建自孫吳於今數千年佛土莊嚴廟宇如故長老之能守其法可知矣於是長老僧臘五十世壽七十矣是為序

震川集卷十一